

读书,是至上的愉悦

——读孙犁散文集《野味读书》

□ 钱续坤

一个人读书兴趣的培植与养成,其根源一半在于天性,一半来自勤笃。对于真正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读书犹如一日三餐,恰似晨兴夜寐;爱书人遇到好书佳作,如同见到美味佳肴,味蕾顿开,由此派生出与读书瓜瓜葛葛的一些故事。这些真实故事和美妙体验以散文体裁摹写出来传布出去,无疑成就了读书史上一段段佳话和一则则传奇。当人们翻阅和赏读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孙犁先生的散文集《野味读书》时,孙犁先生昔日寻书、购书、藏书和读书的书话故事跃然纸上,读者在品读和咀嚼孙犁先生阅书知人悟世的特殊经历与殊异体会中,必能领受诸多启发和获得些许触动。

作为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孙犁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从1927年开始孙犁先生就从事文学创作,1944年在延安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1951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1956年发表了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其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笔法和柔美简约明快的艺术手法引起彼时文学界的广泛注意,对抗战时期解放区群众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杰出作家。

散文集《野味读书》是孙犁先生关于读书经历、感悟心得的文章合集,全书共分为“书里书外”

“书前书后”和“书长书短”三个篇章,这些“书衣文”或自述读书的主要经过,或追忆撰写读书笔记的主要内容,或叙述买书藏书的逸闻趣事,以情至真切、心至诚朴、爱至深挚的轻灵笔法,生动展现书中意向情节的深沉之美、隽永之美、质朴之美、自然之美,该散文集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而且自由随意、精短隽永,是孙犁先生读书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

买书是一个读书人文化生活的函数,也是这本散文集叙及的常态活动。对于买书之事,孙犁先生积多年经验提炼出独特的感悟:“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进书摊。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自拥书城时,是不肯下这种功夫的,读书也是穷而后工的”。这番坦诚真挚却蕴含一定哲理的话语,无疑会引发当下众多读书人产生启悟,引导人们不自觉地回首和盘点自己买书读书的陈年与过往。

在散文集《野味读书》中,他坚持认为读书要有基本的原则,应当尽量阅读前人精心编选的书,避免浪费精力和做无用功:“人的一生,虽是爱书的人,书也实在读了多少,所以我劝人读选本”。他的阅读执念是“平生读书是为了增加知识,探求文采”。他的读书原则是“不读浅薄无聊

之书,不看下流黄色小说,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一个人的情趣与爱好是变动不居的,往往随着时代的更迭和环境的变迁而有所改变,“读书和自己的志趣有关,一个人的志趣,常常因为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是读书淬炼、修正和提升一个人情趣与素养的功效永远不会改变。孙犁先生读书绝非浅尝辄止、走马观花,而是将心思潜入书中并加以深层思考,在此基础上撰写读后札记,以此体现出一个中国现代文人的人文追求和价值取向。

散文集《野味读书》清新、淡雅、明丽、纯净,笔法简练、记述畅达、议论率性,于细小精微之处彰显出孙犁先生的清高风骨、高洁性情和丰赡文格,正可谓读书随笔也是“林中响箭”,让学界后来人高山仰止。该书再次表明,孙犁先生读书不盲从、不跟风、不趋时,对所读之书既不刻意选择,也无需他人推荐和指教,一切均由自己兴致来驱使和调动,从这个意义上讲,“野味读书”不仅是孙犁先生留给后人的宝贵经验,更是值得当下读书人参照借鉴的读书方式。同时,该书也昭示出孙犁先生一生不慕荣华、不求闻达,淡泊名利、特立独行的傲岸人格,表露出孙犁先生读书散文风格的云淡风轻、恬淡从容、淡雅疏朗与朴素清新。

年龄不是问题

——有感于陆迎龙老师的写作

□ 刘克强

与文字阔别多年,不少老同志的写作会因为种种原因而陷入某种窘境:感情生涩,笔力迟滞,往往味同嚼蜡,让人读不下去。然而年近九十高龄的陆迎龙老师却不是这样,他是越老越想写,越老越能写,而且越写越好。第一本著作《神州河畔的故事》出版还不到两年,洋洋洒洒20万字的散文集《情满水韵的乡愁》又将付梓,让我们感叹不已。写作,对于他来说,年龄不是问题。

陆老师今年已届“米”寿,他还长我两岁。他老家在盐都区楼王镇上,我老家在楼王的顾家庄,我们是同乡,上一辈子还有亲戚关系。虽然我同他有缘分,然而这么多年来,接触并不多,交流也很少。直到2019年早春,他从别人那里得到我的电话,我们才有了交往。

第一次拜访他是个冷天,可他却是一脸春风,没有一点老态龙钟的样子。说到写作,他兴致勃勃,随手拿出了十来本厚厚的用小学生作文簿抄写的文稿。这让我知道,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爬格

子“爬”出来的。接着,他又拿出了《老同志之友》《盐城晚报》《盐都日报》等一大沓报刊,上面都有他的文章。

我看的第一篇是盐城晚报上登载的《牡丹鹦鹉》。他写道:

我刚买回了一对牡丹鹦鹉,到家就将笼子挂在晾衣服的钢丝上。嫣红的喙,橘黄的爪,翠绿的羽毛,明眸四周围嵌着白色圆环。老伴和孩子围着都说,“好漂亮噢!”自打买回了这对鹦鹉,外面好多鸟儿落在屋上、树上,寂静的小院突然热闹起来,看到鸟儿娇美的身姿,听到鸟儿欢快的鸣叫,多开心!写到这里,他突然话锋一转,说道:有天早上忽然飞出了一只,我非常焦急。查看鸟笼的门已啄开,待在笼里的那只不停地叫唤,还好,不一会飞出去的那只又飞了回来。第二天,索性把笼门敞开,让它们自由进出,可是大失所望……

写到这里,作者浮想联翩。“大自然才是鸟儿的理想所在。”“父母爱孩子,总不能长时间把孩子关

在家里。”于是他萌生了放飞的意愿。最后他写道:“眼看放飞的鹦鹉比翼双飞,我深深地舒了口气!”

这篇散文,夹叙夹议,亦庄亦谐,把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好地统一了起来,我钦佩陆老师的笔下功夫!

他对故乡楼王古镇抒怀的文章,更是别有滋味。“我的家乡有个习俗,孩子刚生下来,裹着孩子的胞衣要埋在床下面的泥土里。水韵古镇,就是我的胞衣之地。”他写道:生在一个水韵古镇,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胡子里藏着故事,憨笑中埋藏着乡音,一声声叫着我的乳名,多少亲昵,多少疼爱,多少开心!

我觉得,他的文字虽没有阳春白雪绚烂,但字字有着故乡土地的厚重,直抵读者的心灵。

他对我说过实话:“每当我写的文章发表了,总高兴好几天。”其实,陆老写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当作家,而是他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热爱文字。当热爱就有滋味,因而他乐此不疲,记录下生活的涓涓细流,不但丰富了自己的生活,而且丰盈了生命。

我心中的“苏坡”即为先生,先生因《苏东坡传》而改变。

心中「苏坡」

□ 顾雅珊

十几年前的先生还不爱看《苏东坡传》,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和朋友们畅快地打球。那时候的他是个阳光灿烂的青年,就像六月正午的阳光直愣愣地照进清澈的河底,一眼能看见里面游来游去的小鱼。而现在呢,却如同深秋的早晨起了雾,河面和河底形成了两个模糊的世界,看不清里面的动静,引人探索。

改变源于一场伤病。卧床的日子里,先生不甘过、低沉过,像朴树在《平凡之路》里唱的那样“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先生的母亲把他从泥潭里拉了起来,对他说:命运可以夺走一个人的健康,但是它夺不走知识,当你博览群书时,你的文化气韵会从你的伤口中流淌出来。

那以后,先生爱上了看书,尤爱那本《苏东坡传》,在无数个试图与自己和解的夜里,苏轼的旷达乐观给了他极大的动力和鼓励。他反复诵读《定风波》,体会到超然与可爱,心中的沉郁便一扫而空。

先生看的书很杂,诗词、散文、小说、命理、表演类、研究类等等,甚至还有菜谱。但是先生于做菜这件事上实在没有天分,一盘东坡肉做得内外兼焦,他为此还扼腕叹息了一阵。大多数杂书是亲友投其所好送的,他们送书时的神情,简直像极了给学生布置作业的老师,慈爱中透着殷切。有时先生的学生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书,也会大老远寄过来,于是他的“深业”更繁重了。

在万里高空的飞机里,在垃圾车旁的长椅上,在猫追狗跳的混乱中,先生捧着书,体会到“小王子的那朵玫瑰花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会想到“不必言悔是因为你做的恰好是另一个人遗憾没做成的”,领悟到“正是橙黄橘绿时的真诚质朴”,感受到“那个被食谷鸟啃得遍体鳞伤的稻草人没有办法阻止对方,只能陪着稻子慢慢恢复、慢慢坚强”……

读而优则写,后来,先生有了自己的公众号,在那里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和阅读感悟,文笔虽稚嫩却带着十万分的真诚,表达的时候言之有物,每次看都让人觉得很有收获。“不让我运动,那我就读书吧,身体和灵魂,至少有一个在路上!”告别了自己最有天赋的体育领域,被迫改变人生的赛道,他依然很有底气地大步向前。他的底气就来源于他看过的书,在保持独立思考的同时,用读书抵制精神内耗,得到自己前进的精神动力。

有手机的快餐时代,能静下心来读本书真不容易啊。每一次跟着先生的书单阅读,都会从心底升起一种柔软,一股暖流,一腔热血,一片敬意。

都说读书的人是一群追光者。人生海海,暮光而行,不过如此。



孜孜不倦

张季沛摄



□ 魏萌

《石榴船》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江苏北部,船民们从事航运工作,以船为家,四处漂泊;县里派来了叶老师,在四海船队中的石榴船上建起了水上学校,帮助船民的孩子走向辽阔广袤的世界。曹文轩恪守“永远的古典”理念,执著于对美的追求,让小说文本充满了张力。曹文轩著

《少年和他的追风逐日》

作品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赣南苏区的红色革命史为创作依据,以养鸟少年敖吉来的跌宕命运为主线,讲述了他与福才、拾来等一群孩子将“追风”与“逐日”两只家鸽训练成军鸽,帮助红军传递情报,最终历经淬炼,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事。小说带领今天的小读者跨越近百年的历史,走进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复活一段激荡人心的红色记忆。张品成著



《帆》



本书通过叙写移民新西兰的两个家庭中几位女性传奇的一生,讲述她们在新西兰及国内生活的经历和心灵上的波澜,深层次表现异域华人族群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小说以当下和百年前两条时间线为经纬,聚焦跨越百年的女性命运,折射出新西兰华人历史,深入探讨了追寻家国之根和自我之根的人生命题。殷健灵著

推进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盐都

